

我相信有人会带我到那个地方，但那是明天的事
I Believe Someone Will Take Me There, But That's For Tomorrow

何岸展览

An Exhibition of He An

策展人：董冰峰

Curator: Dong Bingfeng

2010.4.3-5.20

何岸：我相信有人会带我到那个地方，
但那是明天的事

策展人：董冰峰
2010.04.03 - 05.20

空间生产：董冰峰与何岸的对话

“空间是生产的工具，也是消费的工具；既是统治的工具，也是抵抗的工具。”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103页

这篇对话，试图描述关于“空间”的历史、概念是如何形成？如何被定义？又或如何不断释放出新的活力的问题？而作为创作者的艺术家与具体空间（真实与虚拟）的关系，究在何种社会变迁，纠葛于经济和政治关系，理性/感性之争，开放或保守，规则与失范诸要素之间，是如何延展和发生的？

董冰峰：首先，我想关于“空间”的命题，应该先延伸到艺术之外的其他领域和经验中去谈。杨炼在《鬼话·智力的空间》中认为：“诗”是一个智力空间，由结构、中间组合和意向组成。诗通过空间归纳自然本能、现实感受、历史意识与文化结构，使之融为一体。你是如何判断关于一个“空间”的概念或命题的？

何岸：我想象一个空间的概念是一道线的区别吧。线里线外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分成两个空间，杨炼对诗性空间的界定真的是让我很有感触。记得德国艺术家博伊斯曾经说过：“风吹过树梢就具有了痛苦。”这也是一个关于诗性空间的把握和感受，让物质和物质之间具有某种连接和传递这就是空间的存在。比如树长在路边，这个空间感其实就已经具有存在的量感了。空间在很多时间是靠时间来印证和延展的，一个城市的空间是由混乱的人群个体的扭曲暴力滋生紧密联合在一起的。他们不仅存在着，而且是城市空间中的罅隙，是这个世界的负空间。

董冰峰：我继续联想到美国艺术家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的推断。他认为，“空间，也就成为艺术家对真实概念的主要可塑性表现。”他对“真实”的了解，是对空间的把握需要建立在一种哲学基础的认知上的，尤其是对绘画本体的实践而言，这种说辞也解释了古希腊以来对空间普遍所持有的信仰的意识（尽管这种观点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被打破和颠覆）。典型的例子有现代主义时期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比如波洛克（暧昧的空间）、纽曼（神圣空间）、莱茵哈特（非空间）、罗斯科等对空间的创造性再阐释。

何岸：罗斯科的“抽象”精神是具有宿命精神的厚度的，他在临死那段时间创作的作品，是我曾经一度的导向标。他告诉我空间是具有思维深度的，空间可以被貌似简单的色块所标示和引领。我也相信空间是具有形而上的意识的。

董冰峰：还有，更极端的例子很快是1958年，当巴黎的公众蜂拥而至柯莱特·艾伦迪画廊时却发现面对着一个完全空荡荡的展厅，伊夫·克莱因的“空”展览（空的重大行动）正在举行，这事件也成为了20世纪艺术史的一段插曲。

何岸：我觉得很震撼，克莱因对空间引入了东方禅宗的思想。其实这个空间也被他转换成一个平面，东方的“空”是很平面的。有意思的是，在东方禅宗里的“空”和道家的“空”不是一回事，道家的“空”更接近物理化的空，其实它是很实体的。比如道家告诉我们在自然里，森林和海边你都要面对“空”是自己和这个此在呼应；而禅宗的“空”就是一个平面，这个“空”跟黑洞的无声无息一样让人有点无望。“空”是有回响的多维，“间”确定了一个狭小的范围。中国文化是藐视“间”这个概念的，在日本，“间”才具有了他的价值。隔开和疏离，在这个时候才有了明显的划分。

董冰峰：詹姆逊认为，“空间在后现代社会的构建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见《快感：文化与政治》）而“无地方性”，则成为后现代景观中的关键命题。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告诉扩张，人们生活和移动在世界的任何地点感觉都是非常接近的，而新的感觉、体验与判断力的产生和唤醒，在被命名的与未被明确界限化了的空间中会发展出一种主动的批判意识，或一种“政治工具”。

何岸：这个所谓的后现代空间其实是个缝隙，是主体建筑间无遗留下来的缝隙，或者它就是几栋楼群至今逼仄的碎片缝隙，跟负型的关系很大，或者我叫它“边界”吧。空间在当代被赋予很多意识形态的，国家是太具有空间的概念了，想起来都是很色情和变态的啊。一个貌似拥塞的空间可以将另外一个空间迅速蚕食，并且两个空间不像古代那样紧密相连，而是可以在时间的另外一端突然出现，跟“异形”一样存在于你的想象中，可它又可以突然变成现实，这是很让人迷惑和恐惧的。

董冰峰：社会形态的变化也引发了空间性质的变化，试想一个错乱的、颠倒正常规划、秩序和故意制造混乱的（建筑）空间中，会凸显出颠覆权力的关系（福柯明确指出“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或挑战思想结构的一种企图。这种企图在某种绝对意义上其实也是一种对空间性质积极地探求和对开放性的渴望，我们一直存在于某种“关系”中，而不是具体的均质空间、地点或时间中（见巴什拉《空间诗学》）。如对艺术的感觉，也并不是强加于身的被结构化了的和被均匀分配后的审美习俗。何岸：一个理想的均质空间在古希腊是对理想国的向往，当代的均质空间其实就是二元论的诞生地。对于我们目前的这个社会，一个被均匀分配的审美空间是不具有物化的参考意义的。如果说资本主义空间存在于超市审美中，那么当代的审美空间存在于权力运作的关系中。关系美学是权力和社会对于个体的可能性空间。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连接起这几个空间，并在之中找寻和阐明空间之间的关系，还是顽固的把它叫做缝隙。

董冰峰：在我印象中，中国当代艺术或“当代艺术进入中国后，在被不断实践、定义其边界的过程、形态及历史境况中。空间，作为艺术创作、作品陈列和展示目的关系的发生地，一直被视作一个权力符号和制度的象征。艺术家自 80年代以来所做的，就是极力去颠覆或混淆、挑战这种制度化了的权力关系。而空间，随着具体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变化，美术馆空间与非展示空间，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其概念也不断演变为更为复杂的阐释面向与创作观点。

按照历史线索，大致可以包括山西“三步画室”与厦门达达“美术馆事件”（1986）、耿建翌“自来水厂”（1986）、黄永砵“拖走美术馆计划”（1989）、艾未未“闭馆”（1993）、汪建伟“循环-种植”（1993-95）、张培力“被分割的空间”（1995）、林一林“安全度过林和路”（1995）、宋冬“哈气”（1996）、王卫“临时空间”（2003）、郑国谷“帝国时代”（2005-）等等具有作品或艺术事件。这些，都可廓划出一系列处理“空间”问题，而产生出这样的潜在的批评性的关联。

何岸：审美在当代是一个流动性概念。对于空间，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有针对性的颠覆或者挑战的权力关系。有明确的针对性在这样一个纷繁变化迅速的社会，我们的颠覆或者挑战相对于历史显得过于简单而且危险性很高。

当代文化的灰色地带，空间和空间之间的暂时链接是需要关注的。关系美学不仅仅是个权力空间的范畴，它甚至包括了人类学的历史。当代性有时候是不需要阐释和明确界定的，在目前，它既不是一个镜像空间也不是一个想象空间。我们常常面对的是思考这二者空间的交合部。

董冰峰：你的最新个展的“空间”计划，关于设计的隐秘声响部分，其实正契合了福柯对“差异地点”的一种极端类型（妓院）的研究与分析；而处于危险境地（10度倾斜的地面）的空间，则成为了一个强调排他性、拒绝命名与绝对隐匿、与异质化的现实等同的幻想空间；这个“自主空间”交还了观众对艺术作品审视和判断的权力，同时也与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画廊和艺术机构的展示空间（规训的空间）完全相背离。可以说，加剧了空间的反权力化的欲望，也时刻保持着对权力的一种警惕，我觉得这也是这个项目的重要价值所在。

何岸：哈哈，我不具备泛权力化的欲望，特别是在一个空间中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跟禅宗一样，也许它特别简单，仅仅就是想借助一个传说来支撑住空间的既有想象。个人仅仅想知道空间是如何靠介质来传递，把一个既有的权力关系转换成个人的一种情绪空间。同时，在这个空间里，你的情绪又会在瞬间成为这个权力空间关系组成的一部分。虽然无可奈何，但它至少让既定的权力空间具有了形而上的含义，哪怕很微弱，也是对于空间的一种个人的常识性链接。艺术家最主要的难度在于面对一个空间时，如何在一个常识性空间的经验里面去感知并使它变异。

展览现场



我相信有人会带我到那个地方, 但那是明天的事
2010
装置
尺寸可变

MAGICIAN SPACE 魔金石空间



MAGICIAN SPACE 魔金石空间



MAGICIAN SPACE 魔金石空间







文章

ARTFORUM
艺术论坛

“我相信有人会带我到那个地方，但那是明天的事”

何岸个展

文 / 梁舒涵

一百多年前，后印象主义画家高更创作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去？》（Gauguin: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1897）通过对原始部落的表现，影射了当时欧洲的工业化社会对人造成的一种精神疏离，自此，凌乱、迷茫和原始的气息便弥散在现代艺术的每一个角落。

也许是巧合，画家出身的何岸在魔金石空间展出的装置作品《我相信有人会带我到那个地方，但那是明天的事》似乎以另一种形式、在另一种语境下发出了同样的声音。艺术家将画廊挪用为自己的作品本身，这就将作品的意义充盈在整个展览空间之中，从而极大地挑战了“作品”的概念。画廊的入口被搭建成一个斜坡，观众需要买票进入（门票5元，与其说这是增加画廊收入之举，毋宁说是为了唤起参观者对于艺术作品的价值的意识）。在走过了一小段上坡之后便进入了作品的核心部分：一个失重空间。整个空间都被袭人的白色所笼罩，加之倾斜的地面和地下传来的特殊音效的震荡，最大限度地使观者失去了方位感。置身这个作品之中的观者会不自主地生发很多天马行空的联想。整一的白色迅速填补了我们的视觉记忆，遮蔽了我们的视线，或者更确切地说给人造成了一丝恐怖气氛，令我们想要超越的视线不断迂回其间。这种体验犹如盯着一个钟表：在千篇一律的“嘀嗒”声中，我们想象的冲动也消失殆尽。而倾斜的地面和隆隆作响的声音却在不断提醒观者：这并非一个安逸的乐园，而是一个需要不断挣扎却又无法超脱的无奈之境。另言之，高更提出的那些问题却依然没有答案。

值得一提的是，作品名称写在画廊空间的外墙上，成为许多情侣们的结婚照背景。也就是说这件作品将以无意识的方式留存在许多人的青春记忆里，从而自动地为作品增加了更多意义和象征。

关于艺术家

何岸

1971 出生于湖北武汉
1996 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
目前生活、工作于北京

个展

2010 我相信有人会带我到那个地方，但那是明天的事，魔金石空间，北京
2009 是什么让我理解我的知道？，UCCA，北京
是什么让我理解我的知道？，唐人当代艺术中心，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北京
不要因为浅薄而不爱我的灵魂，UCCA，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北京
2008 用廉价的方式来爱你的灵魂，比翼艺术中心，上海
2003 何岸，华人艺术中心，曼彻斯特
2000 何岸：摄影展，Loft 画廊，巴黎

群展

2009 资产阶级的了的无产阶级：当代艺术在松江，松江创意工坊，上海
2008 乡愁：记忆与虚构的现实，梯空间，北京
户外项目，IKON 画廊，伯明翰
约会 2008，里昂当代美术馆，里昂
2007 恒动—中国当代艺术邂逅宝马艺术汽车，长征空间，北京
真实的东西：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泰特美术馆，利物浦
NONO：11 位艺术家自主策划的最新作品展，长征空间，北京
卡通，北京东京艺术工程，北京
个展，2577 创意大院，上海
艺术游戏：一次当代艺术的能动体验，何香凝美术馆，深圳
城市进行式·现场张江，张江开发区，上海
没事：当代艺术展，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杭州
2005 出事了，柳浪闻莺公园，杭州
间隔，上海事业置地，上海
逼真，泰康顶层空间，北京
此岸的彼岸：第五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平遥
2004 青年美术大展，多伦现代美术馆，上海
62761232（快递展）—当代艺术展，比翼艺术中心，上海
身体 - 中国，马赛当代艺术博物馆，马赛
2003 CTRL-Z，泰康顶层空间，北京
距离：中国当代艺术展，广东美术馆，广州
2002 跑、跳、爬、走，远洋艺术中心，北京
中国当代艺术展，圣保罗
巴黎 - 北京，巴黎
全球都会区域：华人城市的文化与公共艺术，国立台湾大学，台北
2001 下一代，Loft 画廊，巴黎
在矛盾中，芬兰摄影博物馆，赫尔辛基
错觉时代：中国当代摄影与录像展，前波画廊，纽约
发光体，艺术文件仓库，北京
失重，Volker Diehl 画廊，柏林
2000 90 年代中国前卫艺术文献展，福冈美术馆，福冈
可爱，中国当代美术馆，北京
第三届当代雕塑年度展，何香凝美术馆，深圳
不合作方式，东廊艺术画廊，上海

MAGICIAN SPACE 魔金石空间

+86 10 59789635

magician.space

info@magician-space.com

798 Art Zone Beijing